

感受当代文学的力量

文学

不可医治的乡愁

2015 ~ 2016 中国散文诗歌精选

梁晓声 杨文丰等 著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

2015年~2016年重点优秀作品



不可医治的乡愁

2015 ~ 2016 中国散文诗歌精选

梁晓声 杨文丰等 著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可医治的乡愁 /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068-6298-1

I. ①不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4361 号

不可医治的乡愁
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责任编辑: 吴化强

责任印制: 孙马飞 马 芝

封面设计: 吕宜昌

出版发行: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: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eo@chianbp.com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403 千字

印 张: 26.25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8-6298-1

定 价: 60.00 元

目 录

报告文学	快递中国 / 朱晓军 杨丽萍	3
	中国之蒿——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 / 陈廷一	54
	薇甘菊——外来物种入侵中国 / 李青松	94
	重症监护室——ICU手记 / 周 芳	140
	世界屋脊上的北京门巴 / 林 遥	197
散 文	梁晓声散文两篇 / 梁晓声	249
	目 光 / 杜卫东	261
	葛水平散文三篇 / 葛水平	276
	时空中的一个坐标 / 陈启文	292
	伯在黄土里等我 / 王俊义	305
	不可医治的乡愁 / 杨文丰	315
	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 / 艾 平	330
	一字藏天机 / 张金凤	338

诗 歌	我的故乡还剩下什么（外三首） / 杨 康	353
	睡在父亲离世的床上 / 周瑟瑟	356
	时间之伤（组诗） / 荣 荣	360
	西藏，俺嘛呢叭咪吽（外二首） / 潇 潇	368
	春天笔记（组诗） / 安 琪	371
评 论	我的阅读经历 / 梁 衡	377
	当我们谈论科幻时我们谈些什么 / 鱼多多	403

报告
文学

快递中国 | 朱晓军 || 杨丽萍 |

原载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 2015年第10期

2014年,快递成为中国经济银河系的灿烂星座,业务量突破139.6亿件,超越已拥有150年快递历史的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。

“三通一达”是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的四支劲旅——申通、中通、圆通、韵达,这四家的业务量占中国快递的60%。

“三通一达”来自桐庐。桐庐位于浙江西北部,北纬30°神秘线上的中国最美县城,不仅群峦叠嶂,溪流纵横,而且始建于公元225年,历史悠久,素有“潇洒文明之邦”的美誉。

“三通一达”不仅来自一个县,而且其中的三个半老板还来自一个乡——桐庐的钟山乡,申通的陈德军、中通的赖梅松、韵达的聂腾云都是钟山人,仅圆通的喻渭蛟不是钟山人,可他是钟山的女婿。

“三通一达”的董事长均为农民,陈德军、赖梅松、喻渭蛟等人有的初中毕业,有的初中还没毕业,学历最高的是聂腾云,中专毕业。在“三通一达”的高管和员工中,学历也都不高,或初中毕业,或小学毕业,约70%来自农村。可以说,他们是中国农民快递。

“三通一达”四家快递分别成立于1993年、1999年、2000年和2002年,在长达十余年的中国邮政联合执法的大围剿中,他们顽强地存活了下来,并得以发展和壮大,具有了今天的规模和格局——每家公司拥有员工十五六万,网点逾万家,遍布全国。

中国的草根快递像当年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,阻挡了武装到牙齿的外

国快递巨头的扩张，当那些国际快递巨头得知中国单票快件均价仅 15.6 元时，不禁摇动着那黄头发的脑袋，眨动着像湖水似的蓝眼睛，不可思议地说：“NO, NO, 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快递改变了中国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，“三通一达”不仅带来了优质而便捷的服务，而且为阿里巴巴插上了翅膀，让电子商务的互联网上的飞船有了在现实着落的跑道，让中国网购成为世界一大奇迹。“三通一达”带领一大批农民走出了深山，走出了贫困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。

“三通一达”农民快递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，李克强总理多次为快递点赞，还视察了中通的网点，表示愿意为中国快递代言。

一、没鞋穿的“赫耳墨斯”

2002 年 5 月 8 日，上海，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 9 下，普善路 290 号的鞭炮就“噼里啪啦”响起来。硝烟散去，一块牌子——“中通快递”，还有留着寸头，皮肤微黑，穿着一双现已罕见的布鞋，年仅 32 岁的赖梅松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陈德军和喻渭蛟做过木匠，搞过装修，结果债台高筑，无路可走，最终像《水浒传》中的林冲，逼上没有合法身份的“黑快递”梁山。他们麾下的高管与员工大都是像他们那样的农民。

1993 年，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的次年，改革开放加大了油门，北京的营业执照告急，不得不从天津紧急调一万张进京；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层楼 25 个房间，竟挤进 20 多家公司，甚至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；浙江的民营企业突破 150 多万，外贸公司占相当比例。杭州的外贸出口要到上海办理出关手续。按理说，报关单可通过快递寄达，而当时中国快递的独生子——EMS 需要三天。报关单要次日送达，外贸公司没办法，只得派专人送。

聂腾飞和詹际盛从中发现了商机。聂腾飞是桐庐县钟山乡夏塘村（现并入歌舞村）人，跟赖梅松是同乡，他们还在同一所学校读过书。聂腾飞初中毕业后，怀着“走出大山，过上好日子”的梦想到杭州的一家印染厂打工。

21 岁的聂腾飞算了一下，杭州往返上海的火车票是 30 元，送一单收

100元，可赚70元；收两单就可净赚170元，要是三单、四单，或更多呢？他决定成立一家代人出差的公司！

聂腾飞筹了3万元，詹际盛筹了5000元，创办了一家叫“盛彤”的公司，聂腾飞任经理。

这一年，在广东顺德某印染厂打工的王卫也发现了快递的商机，印染行业在批量生产前要先给客户看样品，客户中有部分港商需要报关，一来一往至少要一个星期。厂家为节省时间就找人挟带。如恩格斯所说，有利润的地方就有资本介入。专业“挟带人”出现了，这些人拽着拉杆箱往返于香港与大陆。24岁的王卫拿着从父亲那儿借的10万元，成立了顺丰速运公司。

这三位年轻人不仅是70后，还都从事过印染行业，这是巧合，还是隐含着某种必然联系呢？

1997年，聂腾飞车祸身亡，公司由陈德军接管。聂腾飞的弟弟聂腾云在1999年创办了韵达货运有限公司。

2000年，喻渭蛟怀揣着借来的5万元，领着17条好汉来到上海滩，创办了圆通公司。

这在国外快递巨头的眼里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。31年前，弗雷德里克·W·史密斯——耶鲁大学的毕业生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中尉，创办联邦快递时斥资9600万美元，正式持续营运动用了14架达索尔特鹰式飞机。

弗雷德里克·W·史密斯自豪地说：“我们就是电脑时代的赫耳墨斯！”赫耳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阿特拉斯之女迈亚的儿子，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。他身着长衣和披衫，手持盘蛇的短杖，穿着有翅膀的凉鞋，行走如飞，是诸神传送信息的信使。据说，他还是商贾和贸易之神，他的雕像往往是手里拎着钱口袋。可以说，他是希腊神话里“唯一合法”的、任何神也颠覆不了的快递。

在中国神话中，似乎还找不到像赫耳墨斯这样的信使。也许在中国人眼里，神是不需要信使的，即使需要的话，也绝对不会像赫耳墨斯那样穿双带有翅膀的鞋子。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，既没有西方天使的翅膀，也没有赫耳墨斯那样的鞋子。东西方的神有着巨大

差异，赫尔墨斯穿上那双鞋才是神，中国的神是可以光脚的。

这既是文化的差异，也是经济的差异。在西方，做快递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要买得起数十架飞机；在中国，只有贫穷而又有使不完力气的农民才会去做快递。

中通开业鞭炮的硝烟甫散后，第一票快件翩然而至，那是一票信件。有人想寄快件，蓦然发现家门口有快递开业，就送了过来。

董事长赖梅松亲手接过这票快件和15元快递费。他面带微笑，内心既欣慰又失落。作为杭州丽水路木材市场的老板，15元钱掉在地上要不要弯腰捡，恐怕都要思忖一下。

当地的特产山货，有“雪水云绿”绿茶，有毛竹和木材。赖梅松从小就知靠山吃山，十几岁就包山伐木，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三个世纪前，英国诗人库伯说：“上帝创造了乡村，人类创造了城市。”世界上每周有100万人口离开“上帝创造”，迁入“人类创造”。上帝的产业在萎缩，留守在那儿的除了老人和孩子，就是没能力外出打工的女人。1992年，赖梅松他们16个村民跟着村主任去了杭州丽水路木材市场。农民进城最好的选择就是像赖梅松那样做生意。

做生意一要本钱，二要脑筋好使，三要有经验，四要有人脉。陈德军、喻渭蛟不具备，他们拥有木匠手艺，可以像胡传魁那样拉起一支“十几个人，七八条枪”的装修队伍。聂腾飞连木匠手艺也没有，只得去印染厂打工。连打工的机会都找不到的农民就去摆地摊，或者像“骆驼祥子”似的蹬三轮车。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有句经典台词：“如果你爱她，就把她送到纽约去，因为那里是天堂；如果你恨她，也把她送到纽约去，因为那里是地狱。”岂止纽约，哪一座城市不是天堂，不是地狱？有多少人向往着天堂，跌进了地狱；又有多少人从地狱爬上了天堂！

没想到，这几年，快递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、21世纪初的楼盘，陡然就火起来，而且火得不可收拾，不时有歌舞村村民丢下锄头，像吴琼花投奔红色娘子军似的顺着弯弯山道走来，加入快递队伍。消息像解放军占领南京似的捷报频传，谁谁谁赚到了钱，谁谁谁买了车，谁谁谁买了楼。接着，一拨又一拨村民从歌舞乡出发了。

快递让歌舞村的村民热血沸腾了……

2002年4月17日，国家邮政管理局下文禁止民营快递经营轻于500克的邮件，同时要求民营快递的收费标准要高于EMS。哪票信件让邮政查到就要罚款，少则5000元，多则5万元。可是，在21世纪初，电子商务像一窝刚孵出蛋壳的雏鸟儿，闭着眼睛，张着嘴巴等着喂。民营快递若不经营信件就等于绝食。

这时，民营快递险象环生，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。1984年，美国联邦快递作为航空快递公司进入中国。两年后，德国敦豪通过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像专门生产低档消费品的大车间，出口极其有限。到了世纪末，“大车间”流水线的廉价消费品几乎不见，高新科技产品一浪接一浪地涌出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，外商像一群群的鸟儿飞越大西洋、太平洋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。2002年，在中国从事各种业务的外资企业已达数万家，对快递的需求像烧开的水，吱吱作响，冒着腾腾热气。

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申通、顺丰、宅急送等民营快递的崛起，EMS独揽天下的局面被打破。民营快递像一群被困在深山的饿狼，野性十足，生猛而强悍，在EMS和国际快递巨头面前，他们就是山寨版的DVD，拥有超强的纠错能力，不论正版还是盗版的光盘可以通吃。扫荡过后近乎寸草不留。

信件是国家拨进EMS盘子的菜，他人是动不得的。可是，对农民来说，没有什么规矩好讲的，不管谁的菜，也不管在谁的篮子或盘子里，只要能吃，绝不客气。

中国农民经历过战争，经历过土改，经历过合作化，经历过文革和市场经济浪潮，已不再唯唯诺诺，不再愚昧无知，不再没见过世面，他们已变得机智勇敢，变得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了。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他们怕什么？他们或不清楚邮政局的规定，或不接受城里人的规定，农村人若按着城里人的规则出牌，只有去扫大街，搬运煤气罐，或在建筑工地上卖苦力。

毛泽东说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。没有农民，改革开放就像一辆有转向轮，没驱动轮的跑车，开不起来。邓小平知道中国的改革必须从农村开始，从农民开始。中国拥有八亿农民，这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承载得起改革的巨轮。

没有农民，也不会有民营快递。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，城里人是绝

对做不了快递的，他们挨不住那份辛苦。农民给中国的快递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和繁荣发展，也带来了惨烈的竞争，带来了兵荒马乱和狼烟四起。

“好虎架不住一群狼”，何况中国快递“御林军”——EMS 还是只被宠得连老鼠都不抓的猫。EMS 在竞争中屡战屡败，节节败退，惨失半壁江山，国内市场份额从 97% 跌至 40%。EMS 右手握着尚方宝剑——《邮政法》，1986 年制定并实施的《邮政法》明文规定：“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……”20 世纪末、新世纪初，每百票快件有几票不是信件？他们左手握着办理“超常规邮件”的特权——他们的运输车可以跟邮政车一样在城市畅通无阻；他们的邮件可享受铁路、民航的优先装运权；另外，国家规定，党政司法机关的文件必须由 EMS 投递。

EMS 败了，邮政拉开了执法检查的序幕，要把民营企业从快递行当赶出去。可是，民营快递就是游击队，神出鬼没，将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”演绎得出神入化。邮政执法部门是 8 小时工作制，而民营快递拥有 24 小时的机动灵活。

中通成立的当天，全网仅收 57 票，还不如申通随便一个网点。

圆通起步时，每天也就 50 票左右。不同的是，喻渭蛟领着那 17 条好汉像游击队似的住在部队招待所，白天去“扫楼”收揽快件，喻渭蛟也不例外。

世界快递史上最惨的一幕还不在中国。1973 年 3 月 12 晚，7 架达索尔特鹰式货机呼啸着飞离跑道，冲上云天，拉开了美国联邦快递试运行的序幕。可是，6 架飞机仅运送 7 个包裹！

二、走不出的天井岭

老史，也就是联邦快递创始人弗雷德里克·W·史密斯，他是疯狂的冒险家，也是执着的追梦人。1965 年，在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与政治学时，老史居然产生一个在常人看来不着调的想法——航空快递。

对常人来说，想想也就罢了，可是老史偏偏不是常人，他把这一想法写进了自己的经济学报告。荒诞，绝对的荒诞！导师在他这“不着调”的报告上打了一个“C”！在导师的眼里，所谓的快递也就只能送送比萨饼什么的。

1971年，年近而立的老史将快递的梦想付诸实践时，浙江省桐庐县钟山乡天井岭村的赖梅松刚刚1岁，在蹒跚学步。老史不知道有老赖，老赖也不知道有老史。

老史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孟斐斯城的运输世家，祖父当过船长，父亲在美国南部地区经营过灰狗长途汽车公司，老史27岁创办联邦快递，老史家的祖孙三代把海陆空占全了。

老赖的祖父是农民，父亲是农民，他也是农民。老赖和老史两人的梦想就好比起步，老史上来就是23只“赫耳墨斯鞋子”（喷气式飞机），老赖只有5只带轮的“溜冰鞋”（网络班车），其中4只还是租的。

梦就像数学的射线，向一侧无限延伸。条条大道通罗马。古人将四周为山，中间低洼的地形称为天井。老赖就生在“井”里，这口井叫天井岭，“井”里住着十几户人家，守着一座祖墓。墓碑刻着：“大清嘉庆拾玖年十一月日上浣吉旦，松阳郡、念三世先祖考秉信赖公、妣夏氏孺人之墓。”翻译过来就是这碑立于1814年12月12日，葬的是父亲赖秉信和母亲夏氏，他们是从浙江丽水市松阳县西那边过来的。

悠悠岁月，两百来年的云从这口“井”、这座墓飘了过去。山还是那座山，岭还是那道岭，人家已从一户繁衍成十几户。几代人的梦想在岁月中变得柔软、悠长、坚毅，又具体、现实、简洁、相似。老赖的父亲10岁上学，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。1976年，老赖上学了，学校在歌舞乡。

歌舞，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。上山下乡的年代，知青放弃了离城市近的公社，纷纷选择歌舞。他们到这里就哭了，如此偏僻落后的穷山沟，凭什么叫歌舞，有什么资格叫歌舞，有什么值得歌舞的？

谁知这荒郊野岭竟有历史掌故。2500年前，伍子胥被楚平王的手下一路追杀，逃到这个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，甩掉了追兵。伍子胥喜出望外，亦歌亦舞，于是后人将此地称为“歌舞”。不知该为甩掉追兵便亦歌亦舞的伍子胥悲哀，还是该同情祖祖辈辈生存在这衰草寒烟之中的农民。

1985年，赖梅松以3.5分之差与县里的高中失之交臂。这对15岁的他来说，无异于毁灭性打击。他对着那月朗星疏、虫鸣蛙鼓和飒飒山林，走出大山的渴望在心里翻腾着。不读书还有什么出路？难道像父亲那样下地种番薯，上山背树？

他跟父母说要去复读。

“过几天家里就要造房子了，你复读，帮忙的人盖什么？”妈妈担忧地说。

复读要住校，妈妈担心他把被子带走了，帮忙的人没盖的。采访时提起这事儿，父母说，为一床被子，赖梅松没有复读。赖梅松说，不是为一床被子，而是200元的学杂费。他说，父亲只读过半年书，母亲没读过书。读书有什么好，他们看不到。他们只想把家门口的茶叶弄得好一点儿，番薯种得比别人大一点儿，猪养得比邻居肥一点儿也就好了。

家里造房子，赖梅松忙了起来，计算各种开销，材料费、赊欠款，每顿饭的伙食费，还有怎样省工省料……房子造好了，家里剩下一堆木头。赖梅松把木头卖掉，赚了1000多元钱。

当赖梅松去杭州做木材生意时，已赚到4万元钱。

“你也做快递吧，快递这玩意儿挺好。”一天，同学商学兵对他说。

商学兵瘦削身材、白净面容，细长眼睛眨动得很快。他在做申通的温州网点。

“做快递？快递有什么好？”赖梅松莫名其妙地问道。

这时，赖梅松已赚五六百万，在杭州买了房子，成了家，娶的是天井岭村支书的女儿赖玉凤。

几年后，商学兵开着一辆依维柯回到歌舞乡，那辆依维柯对赖梅松有所触动。

“开一家快递公司需要多少钱？”赖梅松深深地吸了口烟，对商学兵问道。这时，申通历经“八年抗战”已在华东确立了霸主地位，版图从长三角辐射到华南、华北等地，年营业额突破10亿元。

“我想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吧？”商学兵挠了挠脑袋说。

赖梅松眯缝着眼睛，将烟吐出：“我的意见，要做就做自己的！”

赖梅松和赖建法、商学兵、邱飞翔等四人成立了浙江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，赖梅松任董事长。

三、“李鬼”与“李逵”的周旋

在中通成立的3个月前，韵达3个月仅做11票业务，亏了几百万元，眼看资金链就要断裂，撑不下去了。

圆通也没什么生意可做，有时一天仅 83 票，月亏损 20 多万元，喻渭蛟时常拎着米口袋去借米。

提起 21 世纪初，金任群先生说：“可能也就申通过得滋润一点，其他的都特别苦逼，日子真不好过。”

金任群是位学者，下海后创办过闻达快递，据说在鼎盛时期不逊申通，后来被桐庐农民打败了，败得心服口服。他现在是中通的副总，有时写写文章，品茗论剑，有点儿像那些“海归”的国军高级将领，在解放战争中被土八路打败后，进入军校给打败自己的对手讲授作战史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金任群在这方面渐渐有了名气，被称为中国快递界的“教父”。

民营快递起步时，客户不相信他们，没什么业务。陈德军想到一位老乡，老乡是一家公司的经理。老乡不会也不相信我吧？他跑去找老乡，那家公司正好有几票快件要寄往宁波。

陈德军恳求老乡把快件交给他来做。

“这都是重要的文件，你给弄丢了怎么办？”老乡为难地说。

“弄丢的话，我赔偿。”

他给老乡写份保证书，若要把件弄丢，就在他们公司白干一年。

他拿着件就坐火车去了宁波。件送完后，回杭州的车没了，他只好在候车室待一宿。

“没想到你比 EMS 还快！”老乡来电话说。

从此打开局面，不仅老乡公司的快件业务给了陈德军，老乡还帮忙给他介绍业务。

1997 年 7 月 1 日，商学兵领着妻子和弟弟、弟妹，踌躇满志地到温州建申通网点，这时盛彤已改为申通。没钱买床，他们睡了好几个月地板。揽不到件，没钱赚，商学兵只得重操旧业——炒板栗卖。

第二年，商学兵有钱赚了，工商局找上门来，说网点是非法的，没在当地办理营业执照。商学兵蒙了，他哪知道做申通的网点还要到当地工商局办理执照？执法人员在抽屉里搜出一张银行卡，上面有 6 万多元，全部没收。商学兵一家四口抱头痛哭，弟弟和妹妹委屈得哽咽着说：“我们回去吧，家里再穷也不会受欺负。”

商学兵那执着劲儿上来了，没回老家，找人办了营业执照，继续做下去。

邓德庚是跟商学兵一起下去做网点的。他跟陈德军同村，与聂腾飞是同学，比商学兵小两三岁。初中毕业后，他就回村种蔬菜和水稻。乡亲们纷纷跑出去做快递时，他丝毫没有动摇；做快递的亲友回来劝他，他也没去。“黑快递”是违法的，违法的事再赚钱也不能干，这是原则。

一天，听村里的广播喇叭说，快递是一个新兴行业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快递业的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……闹了半天，快递还是有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啊，邓德庚这下动心了。1997年正月初六，年的余味儿还在村里飘荡，鞭炮不时响两声，邓德庚就打起背包，告别父母，做快递去了。

他和哥哥扛着行李去了金华，他在火车站附近租了间房子，安部电话，印了十几盒名片。看着名片上印的“经理”两字，就像一轮朝阳在他那23岁的心灵冉冉升起，霞光万丈。

他让性情内向的哥哥守着电话，自己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去转悠，见到挂牌的地方就往里边钻，这间房子敲敲门，那间房子看看，逢人就像大肚弥勒佛似的笑容可掬，递上一张名片，套套近乎，介绍一下自己的快递业务。遇到有涵养的接过名片，把他送出去；遇到粗鲁暴躁的把他轰出去，他也不气不恼，边走边把名片递过去，表示下次再来；遇到心情不痛快的把名片丢在地上，他弯下腰捡起，笑嘻嘻地再递上去，对方不好意思了，只得把名片接过去。也许他那张天真无邪的娃娃脸让人陡生好感，也许被他那山里人的质朴和敦厚所吸引，也许被他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征服，有时他还没转悠回来，业务已找上了门。

天道酬勤，邓德庚日业务量噌噌上升，还不到两个月，日业务量就达到32票。当时，金华快递业务量只有100多票，他占了近1/3的江山。

邓德庚赚到7000元，还差1000元就可以还债了。父母为他借钱不知跑了多少家，得尽快还上。谁知工商邮政的联合执法把他给逮住了，7000多元全部被罚没了。他咬咬牙，借了3000元的高利贷，办下了营业执照，继续做了下去……

有报道说，“邮政与快递之间的积怨由来已久。从2002年起，双方甚至已经势同水火。”还有媒体说，这样下去，99%民营的快递将会猝死。

邮政专营制度以及对私营快递的打压不是中国的专利。《美国邮政法》